

清代戏曲家疑年考略（四）

柯愈春

傅占衡

傅占衡著有《湘帆堂集》二十六卷，乾隆七年族裔傅钦俞刻。此集乃同邑友人陈孝逸编，孝逸为撰目录后序，数其戏曲著作说：“有《董糟丘杂剧》、《崇明寺塔曲》，俱有义趣，并不附本集。文长之附《四声猿》，玉茗之附《四梦》，非古法，吾不敢效也。”编者视戏曲为儿戏，指摘徐文长及汤显祖集中附有剧作，他在编辑傅占衡文集时汰去戏曲作品，以至傅氏剧作佚而不存。集中卷六载有《箫洞虚小传》，记制箫艺人轶事，情趣横生。张潮《虞初新志》据以转载，于是此文广为流播。

北京图书馆藏《湘帆堂集》，卷首有成芳和辛丑墨书：“占衡父名樾，天启间官给事中，入阉党。犁牛有子，不得以所自出訾之。”崇祯间魏忠贤被黜，傅樾失势家居。占衡亦不得志，故寄情声乐。友人陈书语占衡：“士不为世用，亦思垂身后名。”入清以文史自娱。乾隆间将其集列目禁毁，姚觐元《清代禁毁书目补遗》载其罪状云：“占衡系明末诸生，入国朝尚存。诗中语句甚为狂悖，应请销毁。”占衡字平叔，江西临川人。他幼年即随其父宦游北京，青年时代就喜好戏曲。他在所作陈文郁墓志铭中说：“予年甫二十与交，时好遨游，吹笙度曲，妨于学。周生（陈文郁字）一再辞箴之。”晚年明亡家破，奉父山中，谢绝一切，惟以戏曲、音乐消娱时世。

诸家戏曲研究专著不载其生卒年。《湘帆堂集》卷二十有《辛卯生日》诗，内云：“四十来居此，秋兰又四花。”此辛卯为顺治八年，据此上推，傅占衡生于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）。集中诗止于顺治十六年。邓之诚《清诗纪事》称，卒于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，年五十三。

张幼学

诸家戏曲研究专著未涉张幼学事迹。他的戏曲活动，详细载于陆舜《陆吴州集》。所见此集仅一册，中缝“卷”字之下皆黑空，卷首刻“文集卷之□”，“卷”字之下亦墨丁。书口上题“陆吴州集”，下刻“双虹堂”三字，当是康熙初年自刻本。内有《题张词臣〈青楼恨传奇〉序》，全文如下：

窃若岁寒，浪托资百种于元人。我辈情钟，寄一声之河满。故吴歙越吟，不惜翻歌《子夜》。乃引商刻羽，居然解律。周郎铜匙，美女骚士，耽佳铁板江东。英雄舒啸，岂必汾阳之伎。若云无声白雪，广平之肠如铁，不赋梅花者乎！独是南北之窠巢，未脱悲欢之印版难翻。有剧必演，大都公子美人，无奇不传。强半分《钗》、合《钿》，《还魂》之女鬼，活向人间。彼孤山画中，遂尔精灵出跳；幽闺之姊妹，呼同小字。乃《西园》、《燕子》，因之面目雷同；王孙吉俐，莫须有两辈奇人。《红线》押衙，未免倩一番剑侠，虽云离合悲欢，无此不成关目。然而生旦净丑，演之竟成唾馀。

今者双虹主人，善解人情，耽鸣天籁，数部雕讹。笑傀儡之全是九官稠浊，痛揶揄之日非采瑶馆之诗。谱青楼之恨，终当情死，宛转关生。瑶华窈窕，赋神人之降藐姑；邵妓风流，催红叶之流御水。秦淮河曲，箫声夜半落扬州；桃叶渡头，弦索秋千鸣杜曲。是雨催诗，

刻残银烛，生风行酒，画断金钗。俨坐石之三生，擅登场之四美。偏尔多情易别，薄幸成悲。丝竹堂前，愁绪怜卿爱卿；琵琶亭上，泪痕出尔反尔。李白将行，情满桃花潭上；戴渊未荐，影落萑符泽中。既断藕而无丝，自落花以成病。伤情者，终非寿相；断肠矣，岂复生年！断魂苏小，开痴心女子之山；绝粒玉箫，写薄命佳人之照。杨何以死？邵何以生？未免有情，泫然流泪。至若渺渺游魂，排山倒海；啾啾血魄，穴地通天。托蝴蝶以捕风，拥骷髅而捉影。一日花开，正驱马疾。满船明月，空载人归。萧条媒妁，伤素缟以。何来冷落门庭，剩葳蕤之自锁？夫乃分别之中，添大分别；死生之后，著另死生。玉香人再生之寺，回头我不认当初。林生感三七之期，东道主竟为今日。杨之视林，人情与秋云俱薄；林之于杨，鬼语偕夜月俱凉。梨花秦吉舌叫寒，玉马金鸡。杨柳杜鹃声，啼破晓风残月，草不成别，永从此辞。此填词之家，绝无仅有者也。

镂版为烟，不传妙呕；心成锦□，渐近自然。有如捉剑呼天，持杯喝月。拟惠连之梦句，绽文通之笔花。盖断者不可复续，妙有殊情；死者不可复生，不无定理。扫破镜重圆之故事，空去珠还合之尝文。较之杜丽，应少一生；较之柳姬，不多一死。假邻女以归人，幻同赵玉；托妹尸而旋里，真比兴娘。可谓自有雕龙，不同画虎。至于文皆生旦，事无杂优，可以咏歌，难于串演。无论下里巴人，不获头摇眼合。即若梨园子弟，何从舞绝歌清！虽置坊间，实供同好。读此编者，慎毋视为玉般之卮，当银样之枪头，则宫商之别调、山水之知音矣！

《青楼恨》传奇佚而不传，只能靠这篇序言知其梗概。

幼学诗辑为《张词臣集》，今存其顺康间初刻本二种：一为《张词臣集》六卷，计《塞上游》、《三年赘言》、《偶存篇》、《双虹堂四刻》、《双虹堂五刻》、《江上吟》各一卷，藏台北中央图书馆；一为《双虹堂五刻》二卷，计《汝阴游》、《塞上游》各一卷，上海图书馆藏。陈国人藏《张词臣集》第七刻之原本，民国初年韩国钧从陆英处借得钞本，辑入《海陵丛刻》中，题《双虹堂诗选》，凡诗八百餘首，民国九年排印。陆舜之文有《陆吴州集》，顺康间刻，南京图书馆藏二卷本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一卷本。张、吴集原本二人合刻，统称《双虹堂集》。民国《泰州志》卷三三辑有陆舜所作《张词臣诗序》，序称张幼学善诗能文，谓其诗“得乎气”、“体乎性”、“发乎情”，纯乎得情之精华。

张幼学生年，诸书无明确记载。可资考证者有三：一是顺治八年再赴殿试时已三十餘。清初刻本《陆吴州集》，另有一篇《送张子孝廉词臣再上公车序》。文中称幼学“丙戌领贤书，己丑举进士不第”，又谓“今辛卯冬且再上公车”，知此文作于顺治八年。崇祯十一年，张词臣即与陆舜等在里中结曲江社，再上公车当已三十餘岁，据之推算幼学生年，应在万历末年。二是张幼学与陆舜大约同年。张幼学与陆舜生同里，长同龄，从小相知，后来成为莫逆之交。陆舜于《辛卯下第解嘲序》（见《陆吴州集》）内称“自丁巳吾降四年”，此丁巳为万历四十五年，推之陆舜生于万历四十三年（1614），张词臣亦应生于此年前后。三是张幼学比周容年长。周容撰有《与张词臣言水利书》（见《春酒堂文存》卷三），开首即云：“某不肖，窃从宇内贤士大夫藉闻使君为人，读使君诗向往者久矣。”从行文可以看出，周容是以岁晚的身份上书的。周容生于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，张词臣当生于此前。据上可知，张幼学生于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前后。

嘉庆《重修扬州府志》卷四八载其事云：

张幼学，字词臣，顺治三年举人，知浙江鄞县。时军事旁午，需饷孔亟，又值造战舰，幼学处之裕如。凡有征输，听民赍饷自投，侵渔顿绝。治邑八载，迁大兴。去时攀留盈道。寻卒，鄞人为位而哭，祀名宦。

据传中所记，张幼学当卒于康熙初年。近年出版《江苏艺文志·扬州卷》，载张幼学卒于顺治十一年（1654）。盖据府志推论而得，甚不准确。张幼学任鄞县知县，不可能在顺治三年或四年。顺治八年尚与陆舜同赴京都考试即是明证。又光绪《鄞县志》卷五四艺文，载有林时跃所作《〈卓政录〉序》，此文已收入林著《朋鹤草堂集》。《卓政录》的作者为张幼学。文中明说：

“海陵张公来抚八载。”末署写作时间为“己酉长至日”。此己酉为康熙八年（1669），此年为张幼学任鄞县县令八年期满，即将赴任大兴之时。《泰州志》所说“寻卒”，当卒于康熙八年或次年。

丁 澎

徐鉉《本事诗后集》，记述丁澎的戏曲活动说：“药园祠部盛名旣仕垂二十年，中遭迁谪，颓然自放。己酉南还，与仆相遇于任城酒楼，典裘痛饮。尝著杂剧以自况，故仆有‘东冈旧恨题华表，南部新词托管弦’之句。”此己酉为康熙八年（1669）。所著杂剧，据他自己在为尤侗《读离骚》杂剧题词中说：“余居东无事，尝传乔补阙《绿珠篇》轶事，亦作《演骚》一剧以寄志。”乔名知之，所撰剧作《绿珠篇》及丁澎据以改编之剧作，今皆佚而不传。

这里所说的“东冈”、“居东”，指的是丁澎流放东北尚阳堡之事。丁澎字飞涛，号药园，浙江仁和（在今杭州市）人。清初回族作家。顺治十年成进士，官至仪制司员外郎。十四年奉命

典河南乡试时，因更易榜首数卷，违犯试场规则，于次年流放东北尚阳堡放牛数年。释归纂修《浙江省志》。释宗渭《竿香诗钞》卷一，内有《读丁飞涛祠部塞外诗》云：“谪去身何罪，放归家已无。风沙诗卷在，雨雪鬓毛枯。世岂穷钩党，名偏重邳都。漫将边土泪，吹笛满西湖。”由此可见，时人于其流放深表同情。今存所著二种：《扶荔堂诗稿》十三卷，顺治间先刻，南京图书馆藏；歿后其子辰崧于康熙五十五年刻为《扶荔堂集》，内文选十二卷、诗选十二卷、扶荔词三卷、词别录一卷，北京图书馆藏。

关于丁澎的生卒年，诸家戏曲专著涉及甚少，唯邓长风《丁澎和他的〈扶荔堂诗稿〉》（见《戏剧艺术》1991年第3期）有所考证。文中认为，丁澎“可能生于1615年前后”，“丁澎之逝可能就在与高士奇唱和之后不久（1690），至迟或亦不迟于次年”。张玉兴的《清代东北流入诗选注》（辽沈书社1988年版），标明丁澎的生卒年为1622—约1686。

丁澎子辰槃康熙丙申作《扶荔堂集跋》称，“辰年才五龄，苦遭祠部先大夫见背”，又谓“先大夫弃世迄今二十有馀载”。丁澎尝为北京米万济所著《教款微论》撰序，见北平清真书报社版，近年白寿彝主编《回族人物志（清代）》予以转载（宁夏人民出版社版）。序末署“康熙辛未嘉平谷旦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仁和丁澎拜题”，辛未为康熙三十年（1691），盖此后不久去世。据宗渭诗，称丁澎释归时“雨雪鬓毛枯”，则康熙八年离开东北时应在五十以上，生年当在天启元年（1621）前后。

张 贞

张贞业师王士禛著《居易录》，称张贞撰有《画衣记》传奇。此剧佚而不存。

张贞字起元，号杞园，山东安丘人。著有《渠亭山人半部稿》

存世。生平没有做过什么大官，仅任翰林院孔目。张贞除喜戏曲外，还有两项爱好。一是笃耆藏书，二是精于鉴赏。王士禛在康熙三十年所作《渠亭山人半部稿序》中说：“君博雅，能鉴别书画古鼎彝之属，精金石篆刻。间岁出游吴越，不通铃下，与高士名僧解后山水间，觴舄以为乐。既而购书千百卷，果然以归。”张贞在《宝墨楼书目序》中说：“鸠集二十餘年，自经史子集，以逮农圃医筮、稗官小说，亦略能备。”又颇为得意地宣称：“余生薄祜，无声色狗马之好，所藉以耗壮心、遣暇日者，惟残书数册而已。”《青州府志》本传称，周亮工赠以印曰：“渠丘文献世家。”

诸家戏曲专著，或不详其事迹，或不著其生卒之年。康熙刻本《渠亭山人半部稿》中，已明载其生卒年。

可证其生年者有四：一是《宝墨楼书目序》中说：“顺治乙酉，先大人复捐宾客，余时九龄。”二是《杞纪自序》末尾，署“康熙四十五年七十老人张贞”。三是《后竹梧书屋诗序》文末题“康熙辛卯张贞元叟序，时年七十有五”。四是《画像自赞》中称，“康熙甲戌，予年五十有八”。又龚培序《竹梧书屋诗稿》有张贞康熙戊子所作序，末题“时年七十有二”。综而言之，张贞生于崇祯十年（1637）。

其卒年集中亦有明确记载。卷末《文孝先生乡谥议》载：“康熙壬辰春，安丘张杞园先生考终命于正寝。”附《青州府志》本传称，“卒年七十六，学者易名文孝”。又胶州高凤翰《南阜诗集》亦称，张贞卒于康熙壬辰，年七十六。据此，张贞卒于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。

刘荫枢

陆奎勋《陆堂文集》卷十八，有《诰授资政大夫、贵州巡抚、右副都御史刘公墓志铭》，称刘荫枢著有《梧垣奏议》一卷、

《宜夏轩杂著》二卷。北京图书馆藏刘荫枢文集残本，不题集名，书前可见“康熙四十九年孙勳跋”字样。集中存文十七篇，有甲戌年所作《宜夏轩赋》、癸巳年所作《秉烛子自序》等，受业赵元祚、杨文铎为之评注，后无跋语。此集当是《宜夏轩杂著》残本。门人赵元祚撰《秉烛子传》谓“《春秋蓄疑》四卷、《易经解》二卷、《宜夏轩杂著》二卷、《制艺文录》一卷，皆见道之言，德州孙勳板以行世。其杂剧数本，则又诙谐多风。”又称其“晚年自号秉烛子，盖取古人‘为学少如朝行，壮如昼行，老如夜行’，其德不敢少懈如此”。孙勳于康熙年间刻刘氏著作，刘荫枢曾于去世前夕向雍正推荐孙勳，故宋弼所撰孙勳遗事，称其“雍正元年起家，补通参，值豫抚”。刘荫枢所撰杂剧佚而不存，杂剧名称亦未播扬于世。

刘荫枢字相斗，别字乔南，陕西韩城人。康熙十五年进士，授河南兰阳知县，入为吏科给事中，四十七年官至贵州巡抚。他一生最大的挫折，是讨论用兵时险些丢了性命。据诸家所作传志载：康熙五十四年，朝廷讨论进兵准噶尔，荫枢上疏称：“愿皇上息怒，重内治，轻远略。”康熙帝责其妄奏，命驰驿赴军前周阅详议。荫枢抵巴里坤，上疏数千言，请屯兵哈密，以逸待劳。部议以其阻挠军务论罪，拟绞。后遣赴喀尔喀种地。其子涕泣请侍，笑止之说：“人死道路与家庭无异，汝自归耕田读书。”康熙六十一年玄烨又想起了他，召与千叟宴，谕称：“刘荫枢批鳞直谏，忠臣也。但书生，不知兵耳。”宴会中让他坐首席。雍正元年胤禔召见他，说：“卿先帝大臣，朕欲大用，然汝年力实不能胜矣。”

诸家所载刘荫枢生卒年大体一致。

据其门人赵元祚所撰《秉烛子传》，荫枢于康熙五十六年被议充军，“时公年已八十一矣”，次年上路赴喀尔喀，正好八十二岁。陆奎勋等谓其“在屯三年”。康熙六十一年召归，次年去世，

正好八十七岁。所以乾隆《韩城县志》卷六称其“年八十七卒”。孙勳《巡抚贵州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韩城刘公家传》称，“今上（雍正）御极”，归里后数月卒，年八十有七。陆奎勋所撰墓志铭，称其“卒雍正癸卯秋，距生前丁丑，享年八十有七。”方苞所撰《都察院副都御史、巡抚贵州刘公墓表》谓：“雍正元年九月，终于家，年八十有七。”刘荫枢生于明崇祯十年（1637），卒于雍正元年（1723）。

樊 彬

樊彬著有《问青阁诗集》，道光十九年刻本为十卷。《中国书店三十年所见善本书目》著录此集，注明“底稿本，竹纸十册，存卷十五至五十六”，此本今不知流落何处。读其集刻本，未见涉及戏曲著作。赵景深等编《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》及张增元《补遗》（见《文史》第三十三辑），皆录其传记资料，大约因为作者撰有《津门小令》的缘故。此小令为《江南好》曲，共八十馀首，各首均以“津门好”起句，描写天津地方风物。

樊彬字质夫，号文卿，别号问青，天津人。任清史馆誊录，后官冀州训导。嗜好金石，搜罗海内碑刻二千馀种，多为乾嘉名家所未见。著《燕都杂咏》四卷，其中《熙朝嘉话》一卷，专记北京风物轶事，多他书所未道及。与脂本《红楼梦》的保存者大兴刘铨福交往密切，咸同间二人在京访古探奇，相互唱酬甚多。

前些年从戴逸先生处得到一册《清代天津人物著述简目》铅印本，系天津某图书馆编，其中注明樊彬生卒年为1790—1881。此说有待考辨。

从自作诗文可考其生年的证据有四：叶绍本序《问青阁诗集》，卷三有乙酉（道光五年）《三十初度》诗；同书卷九《乙未生日》，有“四十光阴等逝波”句，此乙未为道光十五年；刘铨福《甌祖斋诗钞》卷首有樊彬序，题“同治十年辛未正月二十

日，姻愚弟天津樊彬文卿识于香炉营寓室，时年七十有六”；樊彬著《燕都杂咏》前有自序，署“同治十一年壬申仲春问青樊彬识于宜南坊香炉营寓室，时年七十有七”。据此纪年上推，樊彬生于嘉庆元年（1796）。《清画家诗史》称其“寿近九旬”，则约卒于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人民日报出版社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冯惠民）

“忧死”当为“幽死”义

文献中有“忧死”、“忧卒”、“忧崩”、“忧薨”之语，无论传注，或是辞书，皆无所释，给人造成假象，好象其义是“忧伤而死”。如，《汉书·外戚传·孝景王皇后》：“栗姬愈恚不得见，以忧死。”

死时固然忧伤愁苦，但忧伤愁苦都不是致死的原因；而从上下文义推敲，凡忧死者都是在囚禁中死去的，故“忧死”、“忧卒”、“忧崩”、“忧薨”，似应等于“幽死”、“幽卒”、“幽崩”、“幽薨”。

如《汉书·外戚传·武帝勾弋夫人》：“勾弋婕妤从幸甘泉，有过见谴，以忧死。”而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褚先生曰：“后数日，帝谴责钩弋夫人。夫人脱簪珥叩头。帝曰：引持去，送掖庭狱！夫人还顾，帝曰：趣行，女不得活！夫人死云阳宫。”武帝命令侍从“引持去，送掖庭狱”，可见勾弋夫人是囚禁在狱中而死去的。故《汉书》中勾弋夫人的“忧死”，亦可称之“幽死”。

又“忧”、“幽”在音义上亦有其联系，这是学者们所忽略的。

这里还应提出的是，无论是“忧死”、“忧卒”、“忧崩”、“忧薨”，或者是“幽死”、“幽卒”、“幽崩”、“幽薨”，多不是正常死亡。如《后汉书·皇后纪·章帝梁贵人》：“贵人姊妹以忧卒。”而《后汉书·梁统传》作：“逐谮杀二贵人。”《颜氏家训·教子》：“（琅邪王）后竟坐此幽薨。”而《北齐书·琅邪王俨传》作：“帝召俨，至永巷，刘桃枝反接其手，出至大明宫，拉杀之。”

· 马国钢 ·